

牛津印象 III

——Elective Programme 记忆

廖彩韵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广州, 510060

摘要: 2009年, 笔者通过自主申请获得英国牛津大学批准, 并于2010年初前往该校附属医院开展为期两个月的选修实习(elective study)。期间, 她曾在牛津大学的临床遗传学中心以及牛津生殖中心, 与牛津的医学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 Elective 项目学生一起学习, 并交流学医、从医的心得与体会。在那短暂的两个月里, 触动人心的是刻苦而聪慧的学生, 和和蔼平易的学术大家, 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 以及校友间真挚的友谊。在这所世界一流的象牙塔里, 打动人心的是求真和奉献的医学梦想。谨将途中所录的点点心声与记忆, 连载于此, 以期与读者分享。

关键词: 牛津大学, 选修实习, 医学教育

Oxford Impression

——Memories of Oxford Elective Programme

LIAO Cai-yun

The 6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60, China

1 牛津生殖中心 - 医学科技与现代服务理念 的华丽结合

在牛津的第4个星期, 我完成了在临床遗传学专科(Dept. Clinical Genetics)的参观学习, 并于第5个星期开始了在牛津生殖中心(Oxford Fertility Unit, OFU)的学习。由于临床遗传学涉及众多的学科分支, 在前4周里, 我曾经去过 John Radcliffe 医院(JR)的妇科中心(Women's Centre), 医院主楼(Main Hospital), 西翼(West Wing)和儿童医院(Children's Hospital), 而且大部分时间在 Churchill 医院度过, 因此我对 Radcliffe 医院系统两大分支的整体情况已经有所了解。而 OFU 是我在牛津所见过的最先进、最让我叹为

观止的一个部门。

OFU 成立于1984年, 曾经设在 JR, 后来整体搬迁到邻近牛津市中心的牛津商业园(Oxford Business Park), 因此离开了公立的医疗系统(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而几乎完全成为了一个私立医疗单位。既往 OFU 每年大约完成1000个 IVF 周期, 近一两年倍增至大约2000个。OFU 拥有从临床、科研、教学、质控、客服以及财务等部门, 带有非常浓厚的商业运营的味道, 但同时高度重视技术与服务质量, 在拓展市场的同时很注意避免其运营变成纯粹的流水运作。2004年, OFU 获得了 ISO 9001 证书, 其质控部门的水平可见一斑。

OFU 从硬件到软件的先进程度均超过我原来的想象。第一次报到的时候, 绿树与流水环绕的 OFU 在晨光中闪耀, 简约而富有生气的环境和设计与其中生机勃勃的高新技术相呼应。中心内几乎每一扇门、每一台电脑都设有安全权限, 首层是用于取卵、取精以及

收稿日期: 2012-01-03; 修回日期: 2012-09-30

通讯作者: 廖彩韵, 学生。E-mail: roxanaliao@yahoo.com.cn

胚胎移植等操作的手术室、胚胎学实验室以及研究生实验室。第二层包括辅助生殖技术诊室、用于卵泡监测的B超室以及办公区。所有的候诊区、病房以及诊室都非常宽敞、干净、明亮，装潢以及布置简约雅致，诊室以及大部分办公室都安装了落地玻璃，因此整个中心的采光一流，而且就诊时患者可以通过落地玻璃窗欣赏到窗外优美的景致。

OFU 在英国患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不仅是因为 OFU 拥有一流的技术、一流的成功率、一流的管理，更重要的是 OFU 很重视对患者的服务。OFU 为患者提供的门诊咨询平均时间在半小时左右，对所提供的辅助生殖服务的所有细节都准备有翔实、清晰、通俗易懂的资料供患者取阅。OFU 的客服部门会负责所有患者的联络工作，同时提供 24 h 热线服务，以供患者的不时之需。我在跟门诊时听到患者们反馈，他们觉得 OFU 周边的环境优美，从硬件上给他们以高新技术中心的印象；同时，合理的布局、优雅的布置、宽敞明亮的诊室、对相关问题的详细解释、热情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对隐私的尊重，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英国政府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监管十分成熟。英国所有生殖中心的所有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IVF) 周期都必须在人类受精及胚胎管理局 (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 Authority, HFEA) 注册，由 HFEA 统计各大中心的成功率，因此他们的成功率数据更加可信。

主要负责安排我学习日程的是 OFU 两大主任之一——在英国以妇科手术（尤其是腹腔镜手术）以及 IVF 技术著名的 Tim Child 医生。直接落实具体安排的是华裔林莉莲医生 (Dr. Lee Lim)。两位老师为我提供了内容丰富充实的学习指南，因此从那个星期一的中午开始，我在 OFU 的学习就进入正轨了。

周一中午我回到 JR 妇科中心，参加了下午出诊医生的会议。由于所有病人都是全科医生 (General Practitioner, GP) 转介过来的，GP 在来信中已经对患者的病情作了归纳并附上了相关的检查结果（如果有做检查的话），因此大家会根据这些资料对患者的病情进行简单的讨论，就准备提供的诊断和治疗意见达成共识。2 点钟门诊开始，患者基本上都按照已预约的时间到前台报到，医生基本按照每名患者预留半小时的安排进行接诊。周一下午的是不孕症专科门诊，主要提供各种不孕不育的诊断，并对相关的治疗选择进行解释、分析，并详尽地回答患者的问题。每结束一对夫妇的接诊后，医生都会拿起录音器 (dictaphone) 口述给患

者及 GP 回信的内容，由秘书根据录音内容整理信件。每封信主要包括病史的归纳、诊断分析以及本次诊病过程中所讨论的主要治疗选择。由于信件是白纸黑字地记录门诊内容的，医生们必须确保准确、完整地表达关键内容，否则会导致患者的投诉甚至是诉讼。

OFU 继承了妇产科的工作风格和强度，所以这里的医生和护士比起我所见过的其他所有部门的人都忙。其他很多部门都是上午 9 点到下午 5 点的工作时间，如果自己的工作已经处理好，甚至可以提早下班。但 OFU 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早上 8 点一直工作到下午 5 点半，很多人甚至一直到晚上 7 点才下班，甚至是更晚。中午是没有人休息的。

在手术室外的术前等候或术后休息区，Ipod 播放着轻松的流行音乐或经典的歌剧选段。患者和医护人员都可以享受咖啡、茶或饼干。护士的工作内容之广以及她们的技术水平之高让我佩服。很多在中国大陆由 IVF 医生完成的技术操作，例如卵泡监测、胚胎移植，在牛津基本都由护士完成。此外，整个中心的很多内务也都是她们安排。

我曾旁听过 OFU 的 IVF 门诊。患者夫妇一般是确定要做 IVF 的新病人，或者是由于 IVF 失败而回来对该治疗周期进行总结，并和医生一起探讨下一步的选择。很多病例都涉及婚姻的维系以及其他很多敏感的问题，很多经历多次 IVF 失败的患者常常忍不住流下眼泪。因此在门诊中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同时给患者以人文关怀十分重要。这一点在后面的妇科门诊里也常常能见到。我曾经见过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患者，她由于在过去 6 年间反复出现严重的月经紊乱以及痛经而求诊。她曾经被前男友家人强迫接受人流术，现任男友又被查出有性传播疾病 (STD)，这些经历使她很难完全信任别人。而且，过去她的家人曾经被误诊过。因此在门诊中她很难真正相信和接纳医生的建议。为了重建她对医生的信任，出诊的顾问医师跟她倾谈了 45 min，但最后仍然要把她转介给心理咨询师。在这次妇科门诊中，她的信任危机超越妇科疾病而成为了更主要的问题。尽管如此，接诊的妇科医生仍然主动地尝试为她疏导内心阴影，而不是直接将她放到心理咨询的等候名单之下。

腹腔镜检查是不孕症诊治的一个重要途径。主刀医师对每一位患者的病情都亲自作详细的了解，并就手术内容、是否有医学生参与等细节征得患者的知情同意。虽然我只是见习的医科生，手术医师们仍然让

我洗手上台担当助手，并注意解释手术的步骤和过程，其带教意识可见一斑。

2 身边的医学大家

让我印象深刻同时非常感激而且感动的是，OFU里的高年资医师、教授们对待学生都非常和善，平易近人，有问必答。OFU的创始人 Ian Sargent 教授、现任两大首席专家 Enda McVeigh 和 Tim Child 以及胚胎学的首席科学家 Karen Turner 都亲自给来轮转的牛津学生（包括我）做辅导。尽管每批轮转的学生只有 2~3 人，而且他们其实忙得分身乏术，但他们一定会和我们协商时间，亲自给我们讲小课。

牛津大学妇产科的高年资顾问医师 Jane Moore 也曾给我们做小组辅导。一如她平素出门诊的风格，Moore 引导我们总结、思考了慢性盆腔痛的诊断和治疗，除了讲解女性生殖系统以及邻近器官的病理改变，她特别提醒我们，在这长期困扰许多女性的问题深处，有着许多被广泛忽略的社会问题。往昔不堪回首的经历——也许是被迫堕胎，也许是误诊，也许是情感的创伤，甚至是幼年遭受性虐待的遭遇构成了她们慢性盆腔痛的生理或心理基础，然而却少有人拿出耐心和宽容去倾听她们的心声，同时高级神经系统在反复而且强大的疼痛刺激下产生了更为强烈的疼痛反应，造成了疾病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通过过去几周的门诊经历，我知道几乎每位 Dr. Moore 的病人都有着一段伤心的故事，而且 Dr. Moore 是我所见过的最有耐心和爱心的妇科医生，她对她的每位病人都是设身处地地关心，解读她们内心的结。她让我更深刻地明白，医生

所能做的并不只是医身，也是医心。

在牛津，医学泰斗们很可能就近在咫尺。一次，当我在妇科门诊参加学习，一位慈眉善目，有着典型英国绅士气质的学者向我走来，并伸出温暖的手，向我问好。谈话中我得知他是 Stephen Kennedy 教授，与中山大学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研究项目。后来当我知道这位慈祥的老教授是世界顶级的子宫内膜异位症专家和牛津大学妇产科（Nuffield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NDOG）的主任，除了感到自己当时有眼不识泰山，心里更多的是震撼和感动。这些世界顶级的专家，尤其是 Kennedy 教授，在初出茅庐的医学生面前没有半点架子，这种高尚的品格让我从心底里敬佩和爱戴。我相信，没有学者们这种世代相传、彼此间耳濡目染的纯粹的人格，也就不会有牛津几百年的光辉和成就。

3 结语

牛津给我的，不仅是向大师们学习的宝贵机会。聪明的牛津医学生；闪耀智慧光芒的讲座；废寝忘餐地工作，并正以其研究论文冲击 Cell 系列高端杂志版面的东京大学医学生；慈祥而平易近人的专家、教授；乐于助人的一众年轻医生；善良可爱的年轻朋友；像老师，也像亲人的中山医校友；到处皆是历史的牛津城，城里的建筑、花园、酒吧和古典音乐；澄澈的蓝天，翠绿的草坪，近在咫尺的松鼠、鸽子和鸭子……点点滴滴，都在我脑海中的牛津印象里散发温暖的气息。我怎能割舍对她的思念呢，那一片神圣而又亲切的土地。